

法国—中国

两个世界的碰撞

原著—Muriel Détrie

译者—余磊/朱志平



法国—中国

两个世界的碰撞

原著：缪里尔·德特里

译者：余 磊 / 朱志平

出版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 文 出 版 社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责任编辑：周梦罍

印刷：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2004 年 7 月初版

印次：200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书号：ISBN 7 - 5327 - 3480 - 3/K · 142

定价：32.00 元

Copyright © 2004 by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Gallimard through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 (版权代理—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version

© 200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缪里尔·德特里，曾就读巴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获现代文学教师学衔，且是索邦大学博士（其论文关于谢阁兰）。她也曾学中文和日语，并在中国和日本执教多年。她现为新索邦大学普通文学和比较文学讲师。作为西方和远东文学关系专家，她的主要成就是出版了《中国旅行，关于从中世纪到中华帝国衰弱的西方旅行家文选》[罗贝尔·拉丰出版社（Robert Laffont），“老书”丛书（Bouquin），1992年版，与尼奈特·布思罗伊德（Ninette Boothroyd）合作]以及她组织的多次研讨会的会议记录[《文学和远东》，奥诺雷·尚皮翁1999年版，《法国—亚洲：文学交流一百年》（France-Asie : Un siècle d'échanges littéraires），友丰书店2001年版]。

致安娜·勒杜 乐意成为中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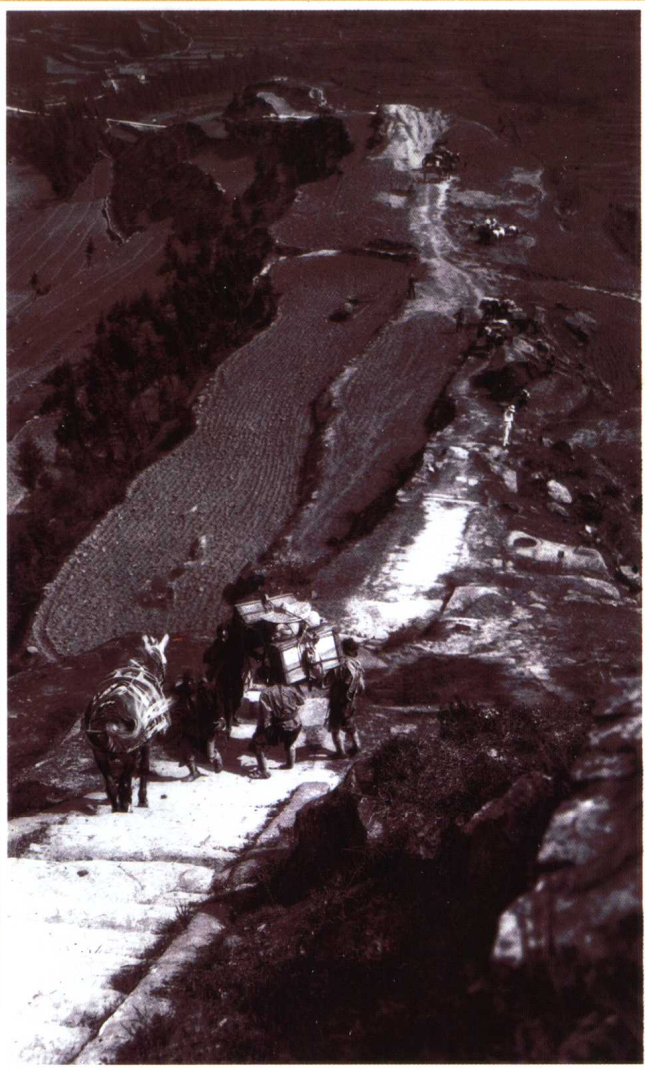
法国—中国

两个世界的碰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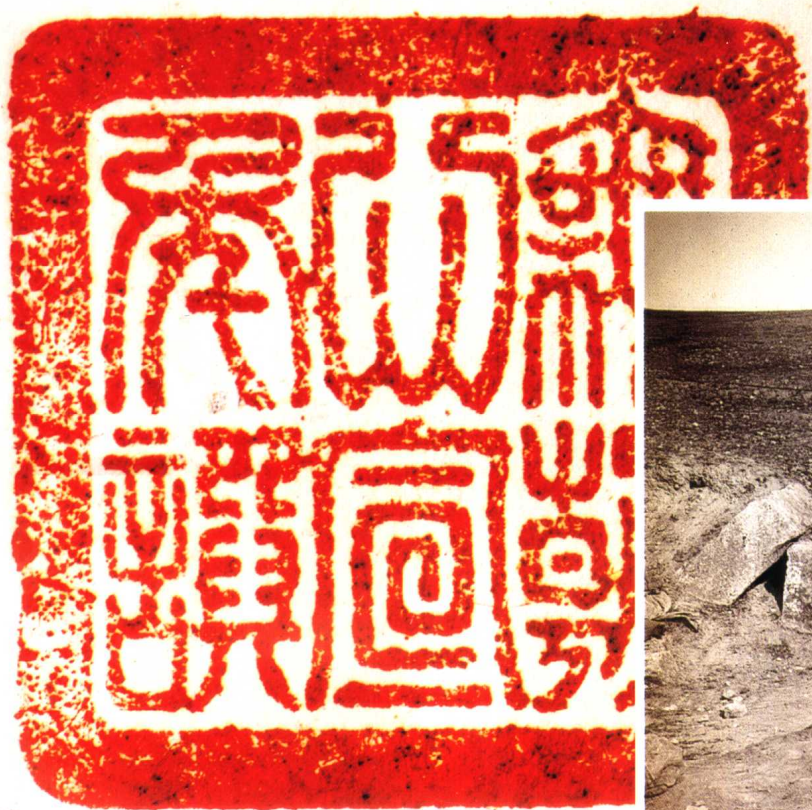


原著=缪里尔·德特里
译者=余磊/朱志平

上海译文出版社



Docteur Victor Segalen,
Médecin de la Marine.



AUX LETTRÉS
D'EXTRÊME-OCCIDENT

1910

20 Août

Projet de réunir une série d'Enais ou
même de Proks (Aux dix mille années, le Construc-
teur) qui, partant comme thème de l'Orchestre des Palais
classiques, se rapporteraient presque tous à Pékin dont il
faut que je dise la vie métropolitaine, urbaine, pro-
visoire & antique. Mille donc Briques & Tuiles & d'a.
bord 2 & 2 se rapportera à l'architecture.

73



Don Canton: Pavillon au Ling Wang -
3767
Projet que j'ai fait 2 ans à Pékin
Même colonne thème de mon projet
qui se rapportera à l'architec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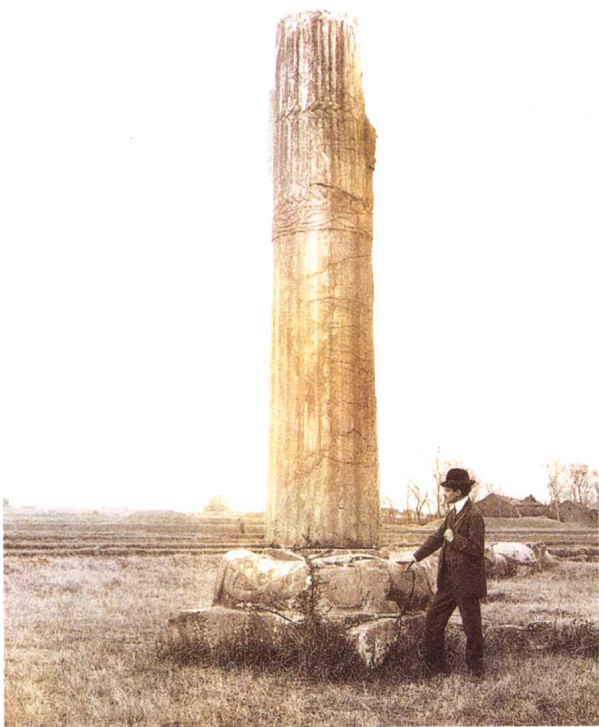
3

Rien d'immo
mées des
sort du s
vos murs
hommes

Si le temps n
vrier qu'
troncs pl
vantes,
le soleil

Fondez sur
ment vot
le sacrifi
gile gon
sol de se

Toute l'offrar



Or, si vous devez subir la pierre insolente
& le bronze orgueilleux, que la pierre
& que le bronze subissent les contours
du bois périssable & simulent son effort
caduque :

Point de révolte : honorons les âges dans leurs
chutes successives & le temps dans sa
voracité.

STÈLES

古今碑錄

南

面

STÈLES FACE AU MID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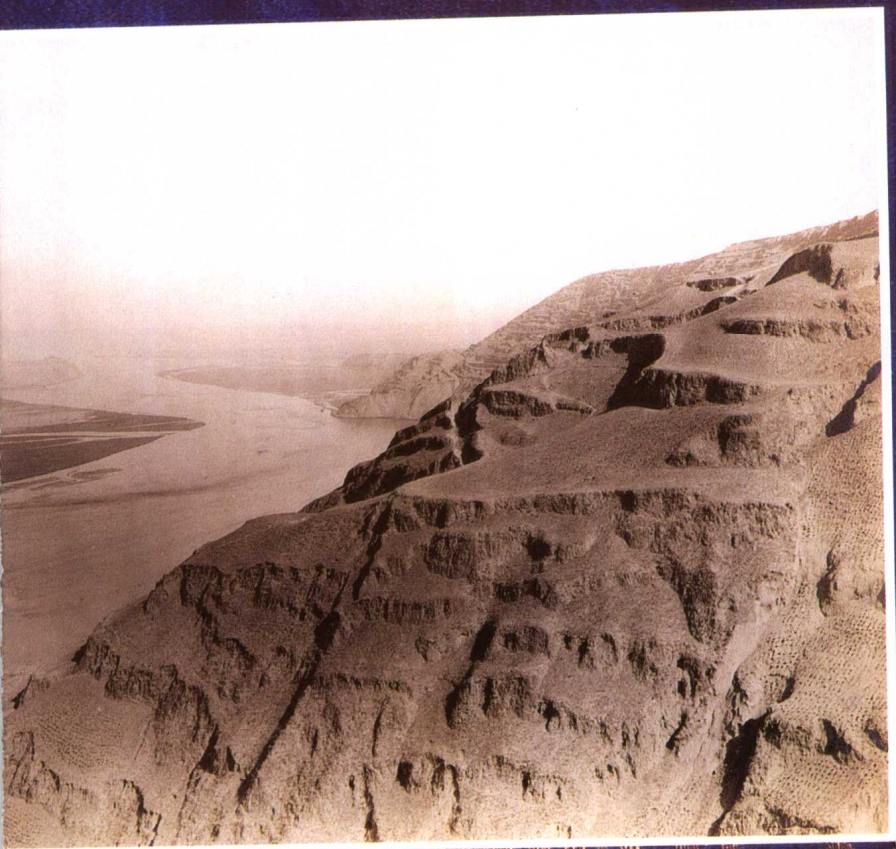
Addenda

LE DANGER DU PAYS DU REEL - L'imaginaire habite le
vrai et vice versa avec lui.

En 1908, on a mis devant moi un spectre

Etapes :

- I. J'AI TOUJOURS TENU POUR SUSPECTS ...
II. CE N'EST POINT AU HASARD ...
III. CAR J'HABITE UNE CHAMBRE AUX PORCELAINES ...
IV. TOUT EST PRÊT, MAIS AI-JE BIEN LE DROIT ...
V. LES PAS SUR LA ROUTE ...
VI. L'INDISPENSABLE PETIT DIEU DE VOYAGE ...
VII. ME VOICI ENFIN A PIED D'OEUVRE ...
VIII. LE REGARD PAR-DESSUS LE COL ...
IX. LE FLEUVE DISPUTE A LA MONTAGNE ...
X. POUR DEVISE ...
XI. QUANT AU RÉEL ...
XII. DE LA SANDALE À DU BÂTON ...
XIII. LE BAIN, DANS LE GROS TORRENT ...
XIV. LA GRANDE VILLE AU BOUT DU MONDE ...
XV. LE LONG SÉJOUR IMMOBILE ...
XVI. UNE CHAIR GLORIEUSE ...
XVII. L'HOMME DE BÂT ...
XVIII. LA FEMME, AU LIT DU RÉEL ...
XIX. CEUX QUI « VIVENT » SUR LES HAUTS PLATEAUX ...
XX. L'AVANT-MONDE À L'ARRIÈRE-MONDE ...



目录

10 第一章 对话的开始

路易十四派往康熙皇帝身边的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几乎没能将基督教引入中国，但他们在科学、艺术和技术领域的影响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些往来使汉学研究在西方得到了第一次飞跃发展，并掀起了一股幻想多于现实的“中国热”。

34 第二章 对话中断

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两国关系恶化。如同其他殖民国家一样，法国通过武力强行介入，在中国城市的中心建立起了“国中之国”——租界。在两国大众的想象中，彼此形成了一种明显带有无知、蔑视、恐惧色彩的形象。

58 第三章 对话恢复：合作与诱惑

20世纪初，中国的改良运动转而向法国寻求真理。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涌向这个“权利与正义的国度”，去发现卢梭、雨果和左拉，去学习如何开展政治斗争。为了维持其在中国的影响，法国选择了合作。

76 第四章 文化换位与交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激起了法国知识分子的共鸣。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义者”醉心于以巴黎公社为榜样的“文化大革命”。自中国对外开放以来，两国间展开了丰富的对话。两个世界得以重逢。

97 见证与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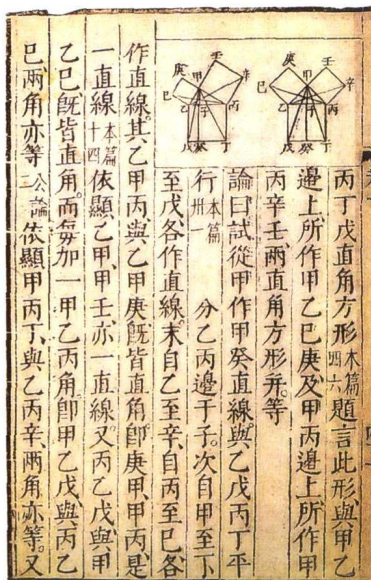


1687年，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出的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到达北京康熙皇帝的皇宫时，中国人对法国还一无所知。然而此时，由于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功劳，法国人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对中国有了一个理想化的印象，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只是更加深了此种认识。

第一章

对话的开始

16世纪，渴望通商的野心驱使西方人来到了中国的国门（左图，在广东的欧洲商人正在过磅供出口的装满茶叶的货物箱）。但是他们最终能够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并深入内地却都要归功于耶稣会传教士的科学知识〔右图，由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中国科学家徐光启的帮助下译成中文的勾股定理〕。



“北京法国传教团”

早在13世纪，法国与当时正处于蒙古人统治之下的中国就曾两度试图结盟共同对抗伊斯兰教徒。然而，圣路易（路易九世——译注）派往元朝大汗处的方济各会会士纪尧姆·德·罗柏鲁（Guillaume de Rubrouck）的传教团中途搁浅，同样，派往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四世”（Philippe le Bel）处的北京拉班·扫马（Rabban Sauma）的景教传教团也未能成行。直到四个世纪以后，两国才建立起深入而持久的联系。路易十四开创了两国交往的先

河，1685年，他派遣五名耶稣会传教士以“宫廷数学家”的身份来到康熙皇帝的皇宫。他们的使命同时涉及宗教、政治、科学和文化领域：如同17世纪初以来追随利玛窦足迹的所有耶稣会传教士一样，他们用他们的科学和艺术服务于中国皇帝，以使他厚待基督教徒。但他们还肩负着一项新的任务，那就是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突显出法国的强大而为法国谋取商业利益。

起先，法国传教团取得了节节成功。张诚（François Gerbillon）在1689年与俄国人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白晋（Joachim Bouvet）则因为用他随身带的金鸡纳霜治好了皇帝的病而获得了皇帝的宠信。作为对他们



利玛窦（上图，利玛窦与徐光启，后者是最早改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之一），16世纪末派往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团的创始人。他明白只有接受中国的语言和习俗才能深入到中国社会内部。这一适应政策使他能够为中国的达官显贵所器重，并被所有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效仿，使他们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服务的奖赏，他们在皇城内被赐予了一块土地用于建造教堂（北堂，建成于1703年），康熙皇帝还于1692年下诏对基督教以示宽优。1693年，白晋神甫返回法国，他说，皇帝委托他“聘请其他学者，尤其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五年后，“安菲特里特”号（L'Amphitrite）载着他 and 十来名传教士回到中国，成为第一艘在广东靠岸的法国商船。随后，在18世纪初又有30多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被陆续送到中国。



然而，葡萄牙的耶稣会传教士，以及其他进入中国的宗教修会的代表，主要是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修士，对法国传教团的成功感到不安。中国的礼仪问题（是否应当容许中国教徒继续用他们的传统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和孔子的敬意？）成为各传教团之间的争端。1715年，罗马教皇把这种遵循传统的做法定为偶像崇拜加以禁止，从而暂时性地解决了这一争端。康熙皇帝认为这是对他的帝国内部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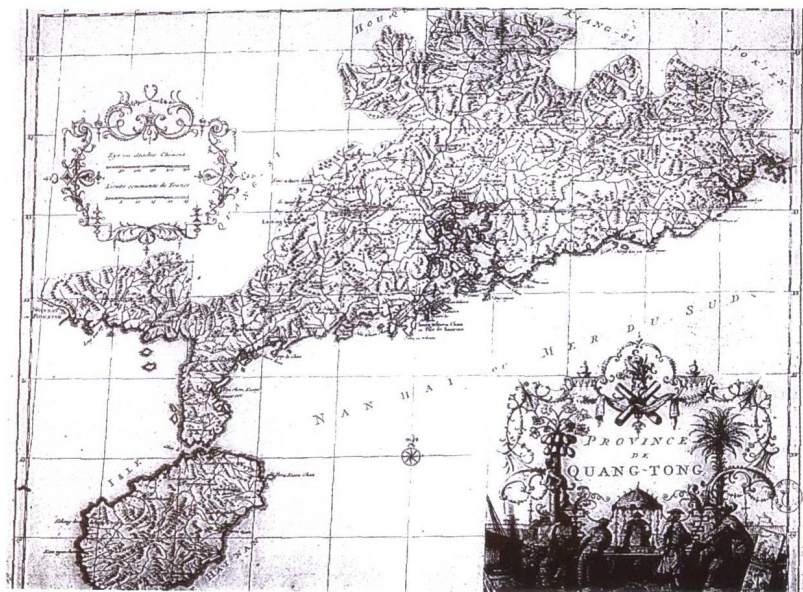


“北京法国传教团”的正式存在始

于1700年，当时在中国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从耶稣会获得准许由一个独立的修道会会长管辖，而不再像他们所有在亚洲的会友那样依赖于葡萄牙的庇护（保教权）。从1687年到达中国的李明（Louis Le Comte）（《中国现势新志》（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的作者，侧图），到钱德明（Joseph Amiot）（上图，发表于1776至1791年的《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历史、科学、艺术、习俗论丛》（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des Chinois）的主要编者之一），其成员一直是其他耶稣会传教士怀疑甚至敌视的目标，他们害怕看到北京法国传教团的成员为法国利益服务而使葡萄牙的利益受到损害，这也并非毫无理由。

务的干涉，作出了禁止基督教的回应。禁教风波由此也在乾隆皇帝的长期统治时期（1736—1796）留下了印记。但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在科学和艺术方面的精湛技艺使他们在宫廷中的重要职能得以保留。然而，当对中国礼仪之争以1773年耶稣会被废除而告终时，北京法国传教团陷入了绝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成员改宗。

《皇舆全览图》，由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应康熙皇帝的要求绘制而成。这组地图出现在他们献给法国国王的礼物之中。组成这一地图册的30张地图（下图，广东省地图）于1732年在巴黎由唐维尔（d'Anville）刻成铜版，



对传教团所作的科学贡献的总结

基督教和西方自然科学在由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开始传入中国时，顺利地为中国人所接受。耶稣会会士对于德行的要求深深地影响着极为看重伦理道德的中国官员。同时，他们在天文、地理和数学上的知识补充甚至超越了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所知，

并于1735年公布于《中华帝国全志》（La Description de la Chine）一书中。这是一本由杜赫德（Du Halde）神甫根据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编写而成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亚洲和欧洲，这本书直至19世纪一直被用于中国地理的教学。